

台灣的危機與轉機

— 出席台灣世界大同村典禮、醫療改革及台灣的前途和發展演講詞

李發強

各位長官、各位先進、各位貴賓、各位朋友、大家好！

今天的聚會，是一個創造歷史的聚會，也是一個為迎接「廿一世紀為中國世紀」，激蕩腦力的聚會。首先要感謝各位的光臨和貢獻！

今天的聚會，能夠如期舉行，應該要特別感謝三位原始發起的社會人士。一位是精通道德經，提倡道德實踐的康寶善教授。另一位是在國內外弘法修道、精通醫理並能通靈的謝簡老師。第三位是熱愛中華文化、精通器樂、任教國際的書法家劉騫女士。他（她）們為了今天的聚會，任勞任怨，出錢出力，不分黨派，不分宗教，不問地域，請到文化、醫學、宗教和士農工商各界的有識人士，來聽取說明如何實現台灣世界大同村的理想，也就是中華文化的最高境界的「禮運大同」。如何改革現行醫療為能量醫學，也就是促進國民健康，提升國家地位的未來醫學。並請各位為台灣化危機為轉機，共同討論「台灣的前途和發展」，希望圓滿成功。因此，現在我想建議各位，可否借用各位可愛的雙手，給他們三位一些掌聲，表示感謝和敬意。同時還有各位願為台灣前途奉獻智慧，以及很多的志工朋友，願為今天辛苦，也請為我們自己鼓個掌好嗎？謝謝！

至於我自己是一個平凡無奇的老人，我是因為受到大家熱愛台灣熱愛國家的精神感動，而來追隨大家和學習報國，未料大會在分配工作時卻要我擔任首席榮譽主席，還要作專題講話，這很是讓我惶恐不安。因為出席聚會的各位，都是藏龍臥虎。而且今天的多位榮譽主席，一位是提倡道德的名人賴明明董事長，一位是救世濟人的名醫林克彥理事長，更有一位是我「黃帝內經」的老師劉教授憲平博士，他們都比我好。所以我一直懇辭安排，實在不敢當。但謝老師卻笑說這是「天命」，我就祇好濫竽充數，還請各位指教。

我想向各位略作自我介紹。我是生於北伐，長於對日抗戰和為國共內戰，為統一大業奮鬥一生。曾穿過軍衣，一生憂患，出生入死，曾為人生哭過長夜。在艱難困苦中，我立身台灣，抗懷千古，使我認識到，變是不變的真理，對世界來說，這是一個失望的時代，也是一個希望的時代，對台灣來說是充滿了危機和轉機。換言之，世界的失望與希望，就是台灣的失望與希望，台灣的危機與轉機，也就是世界的危機與轉機。我認為當前人類世界最主要的危機是人性、道德和文化的失調。我也認為台灣的危機，除了上述人性、道德和文化的危機外，還有民主、政制，台獨和統一的四大危機，加上前述的三大危機，合為七大危機。這些危機對各位來說，都是耳熟能詳，如果由我細述，實非今天時間許可，只能擇要報告。

先說人性危機：經驗告訴我們，人是有思想的動物，思想有善有惡，故尚書大禹謨說「人心惟危，道說惟微」說明人都會有私心，道心易昧難明，故有「人中有獸性，獸中有人心」之說，所以今日世界是「人類製造戰爭，戰爭改變人類」，總是治亂相乘，分合無定，是人類的大憂。

其次是道德危機：道德的本意是指大眾遵守的理法大道，亦即合於修養的品性行為。人類應都知道，「存好心，說好話，做好事」是天經地義的事，所以國父說：「無道德無以立國家，無道德無以成世界」，但當利害衝突或心智迷失時，竟說「祇要我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」，竟做出缺德的事，如政客顛倒黑白，危害國家；如黑心商人，用毒油傷害很多人的生命，都是缺德的行為」。

三是文化危機，文化是生活，也是科學、藝術、宗教、道德、法律、風俗和習慣的綜合體。文化的好壞，會影響生存的品質，世界文化概可分東西文化、西方文化以科技、法治見長，但發展到今天，科技變成殺人的兇手，法治變成剝奪民權的工具。形成了「輕德重財」的資本主義和「重物輕人」的共產主義，是霸道文化的代表，不利人民的幸福與和平。東方文化是以倫理道德見長，稱為王道文化，因此產生了「人德並重」的三民主義，但人倫道德敵不過西方的船堅砲利，而敗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夾擊下，實是不幸。

四是民主的危機：民主就是以人民為主，但是古時的柏拉圖，近代的邱吉爾等，都說「民主不是最好的東西」，因為他會變質。台灣的民主學自美國，美國是施行資本主義，採用民主制度的民主國家，實行到今天，變成「選錢與權」的「對抗民主」，造成「政黨對立、媒體偏激、企業操控和中產階級的冷漠」的四大弊端。美國學者法蘭西斯·福山以「衰敗的美國民主」為題，認為美國行政在立法與司法的控制下幾乎是「死路一條」。台灣中國時報於今（二〇一四）年十一月十日，刊載作者洛杉基以「美式民主衰敗、台式民主崩解」為題，認為我們的立法院和司法院的傲慢作為，限制了行政院的功能，太陽花學運目無法紀為所欲為是反民主，造成台灣的動亂，民不聊生，就是有再好的馬英九總統、江宜樺院長，也難有所作為。

五是政制危機：所謂政制，就是政治制度。世界上行使民主制度的國家，是以英國內閣制，美國總統制，中國的五權制為主，如今美式民主衰敗，以美國為師的台式民主陷於崩解，如不改革，只能「坐以待斃」。同時中華民國的五權政制，已被李登輝修憲支解不全。要生存，就只有修憲改革。

六是台獨的危機：國家是用武力造成，民族是用自然力造成，要獨立在政治上是允許的，但必須合法。今天在台灣的台獨主張者，說「台灣人不是中國人，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，台灣地位未定論」。但誰都知道，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，台灣人自稱「河洛郎」。河洛是指中原的黃河與洛水，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，也就是中華文化的根。台灣土地是中國土地，因甲午戰敗被割給日本，因七七抗戰勝利再歸還中國，有開羅宣言和中日和約為證，誠如台灣名人，中央研究

院士陳奇祿博士說：「台灣文化代表中華文化，台灣地位代表中華民族」。我們都是血濃於水的炎黃子孫，如何能說獨立，又如何能罵「支那賤種豬滾回去」！由於大家都是來自中原的「河洛郎」，豈非罵自己也是「賤種豬」，我們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再說領導台獨者的祖籍，除了李登輝為中日混血，其祖籍是日木也是福建汀州的永定外，其它如陳水扁（詔安）、呂秀蓮（南靖）、蔡英文（平和）、蘇貞昌（海澄）、游錫堃（漳浦）、謝長廷（東山）、陳菊（雲霄）等，都是福建漳州人，且謝長廷返籍祭祖時還流淚痛哭，但為何要作台獨？因此，化解族群對立，團結對外才是生存的根本。

再說，台灣自光復後致力建設，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，曾幾何時，李登輝修憲，使五權憲法失其功能，台獨立黨後，使普及的教育，竟使價值觀念模糊，成長的經濟，竟使環境惡化，多元的社會，竟使秩序脫序，民主的政治，竟使法治不彰。且進一步惡化，使民主憲政與國家統一、國家安全與人民自由、愛國觀念與鄉土意識、法統傳承與民意輿論，因逢中必反、逢馬必反，都有衝突，試問國家怎麼辦？因此想到在美國雷根總統時代的駐聯合國代表，名叫蔻克派曲翠克，也是宋楚瑜的老師，曾向以色列人說：「如果只顧理想不顧現實，將是一場悲劇」。願台獨主張者，都能提高眼界和思路，能在現實之下為台灣找到理想的出路。

七是統一的危機：國家的統一，是歷史的必然，但統一要平等互尊，而非投降。國共之爭，時逾百年，國民黨之敗，不是三民主義之敗，而是「中原成敗寧非數」（陸游詩句）之敗。其實「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，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」（胡漢民語），毛澤東是因不信「天無二日、地無二王」，而要「槍桿子出政治」，他引用馬列思想，要孔子穿上馬克斯外衣，使八千萬同胞死於非命。結果是鄧小平以「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，反為馬克斯穿上孔夫子的外衣，才有今天的崛起。天下事真是令人難測，西安事變使中共奇蹟生存，韓戰使國民黨復活，就是一例，中共對台灣從「血洗台灣」到「和平發展」，又成為「中國夢」的崛起大國，是另一奇蹟，可是中共的四個堅持，只有「堅持共產黨領導中國」未變，習近平要「以法治國」，卻又要「以黨領政」，還要「五不搞、七不講」，都是矛盾。最近

18 又罵馬英九總統是「地方頭頭」，不該「說三道四」，而不知中華民國原比人民共和國要早要大，所以兩岸的發展，有學者說「五至七年內，台灣會大亂」，也有學者說「五至七年內大陸會大亂」，但我認為和平統一是趨勢，戰亂會是再一次的不幸！以我長期觀察習近平的「中國夢」是可敬的，但從現行政法律制看，中共要全面現代化，尤其未來化，仍有新的考驗待決。

現在來談台灣的轉機：我們從以上分析，雖然對這個時代失望，對台灣有危機感，我是認為要化危機為轉機，雖然是千頭萬緒，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實行中華文化，尤其要實踐禮運大同理想，我是深信，「境隨心轉」，安危在是非，覺醒就有希望，尤其「中華文化能永遠同化侵略者和征服者，過去如此，將來還是如此」。西方人如斯賓格勒早在百年前，就已著述「西方的沒落」，認為西方文化已經進入冬季，史學家湯恩比也認為「廿一世紀是中國世紀」。還有七十五位諾貝爾獎獲獎人，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聚會巴黎，向世界宣言說，「人類為了生存，必須汲取中國孔子的智慧」，而孔子的智慧就是四書五經，尤其是禮運大同，主張「天下為公、世界大同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，男有分女有歸，謀閉而不興，外戶而不閉」的太平世界。當然，如何化鄉土意識為民族意識，化地域觀念為國家觀念，不再族群對立。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及守法觀念，也都是化危機為轉機的必要配套。

在國內學者如葛建業、盧博文等，都是長期如一日的著書立說，推崇孔子「中的智慧」、「協商民主」及「公與義的世界秩序」，肯定「禮運大同是挽救人類危機的唯一大道」。我因此著述「尋夢人生」用國父「以建民國，以建大同」的指示，要對未來分程實現。我的理想是：

近程——以「中華文化統一中國」。

中程——實現「中國世紀」。

遠程——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，建立有中國「禮運大同」特色的「大同世界」。



這些理想，就是人類化失望為希望，化危機為轉機的依據，可能有人認為陳義太高，實行不易，但 國父曾說：「吾心信其可行，則移山填海，終有成功之日；吾心信其不可行，雖反掌折枝之易，亦無收效之期也」。總之「為者常成，行者常至」。事之成敗，都在一念之間。願一同共勉！

因為時間關係，恕我無法詳述。但我還要向各位說兩個小故事：

一是星雲大師曾說：「打是天下共業，美國想打誰就打誰。英國是美國打誰他就打誰。日本人是誰要打他，他就要美國打誰。北韓是誰打他，他就打南韓。蘇俄是無人打他，他也不輕易打誰，中共是誰打他，他就打誰。台灣則是，無人打他，他就自己打自己」。

另一寓言故事是說：「有一隻老鼠認為自己渺小天是最大，但天認為烏雲最大，因為他會被烏雲遮住。但雲說風最大，因為風能吹散烏雲。風說牆最大，因為牆基會被老鼠不斷打洞，使牆倒下。老鼠說「原來是我最大」！但我認為還是人最大，因為人可改變世界，實現天下為公，世界大同的理想，但請不要自己打自己就好了。」

最後敬祝大會成功，台灣幸福，國家興隆。各位身心健康，心想事成！謝謝。

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一五日講於台北英雄館

河洛文化的維新使命

— 出席兩岸河洛文化研討會感想與期待

李發強

一、前 言

海峽兩岸第十二屆「河洛文化研討會」，於今（二〇一四）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期間，在福建廈門的國際會議中心酒店隆重舉行。我因緣際會承中華健康長壽早餐會余帆會長，盛情邀請與會，早餐會有十七位會友參加，大家為豐富行程決定走小三通，先搭機到金門島停留一夜兩天，參訪獅山戰砲陣地、馬山觀測站、翟山水坑道、莒光樓、古寧頭戰史館、八二三戰史館、民俗文化村等景點，再坐船三十分鐘向廈門大會中心報到，正式參加會議。由於金門是國共內戰的前哨戰場，為舉世矚目。以往我曾多次往返，這次是以較多時間參訪重要景點，又增添了多重感想，是即：

一是自一九四九年我自武漢以流亡學生隨軍來台，歷經六十餘年的艱鉅考驗，在失望中找希望，在毀滅中找重生，在失敗中找成功，於今戰後餘劫，深感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不易。

二是六十多年前，我們選擇投入不知明天的台灣海島。這次是從海島台灣經過戰地金門島，前往大陸曾是敵方的廈門島，在一島、又島中，想追求一個新的和平之夢，雖然天數茫茫難測，但願曲折的海島路，會一天比一天平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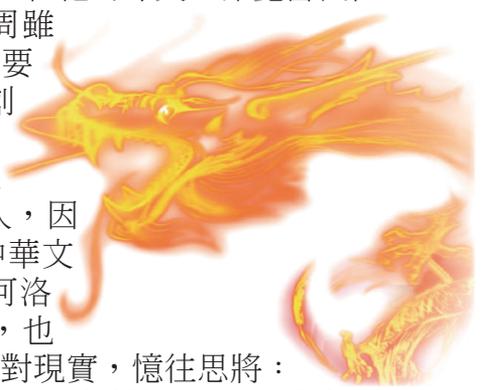
三是金門是福建外島，原是地瘠人貧，草木不生的荒島，但這裡也是「唐國草莽，宋敷教化，明顯文治，清耀武功，史冊不絕的閩南僑鄉、戰爭要衝和閩南文化三大特色的櫥窗」。一九四九年政府退守金門時，這裡沒有一所完全小學，而今已有令人嚮往的大學，學校為提高地位，願以四百萬台幣的獎學金，爭取一名特優學生。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古寧頭戰役的勝利，不但使金門固守，也使金馬台澎獲得生存保障。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，使金門在四十四天內承受了474,910發砲彈，平均每平方公尺，落彈十發以上，有三位副司令官同時犧牲，戰爭的洗禮，使這裡的軍民，成為堅毅勇敢的象徵。炸裂的彈殼，被用作菜刀的原料，至今快將六十年，彈殼還未用完。金門縣政府用當地高粱製造名酒銷往世界，獲利用作地方建設和人民福利，使金門成為台澎金馬福利最好之地，使一個貧窮恐怖之島，變成海上樂園，人類智慧是值得驕傲的，因此我要高呼和平萬歲！

四是河洛會議，是由中共全國政協、福建、河南兩省政協，中國河洛研究會共同舉辦，陳雲林是河洛會的主任，也是核心人物，這次因任期限制，而改選楊崇接任，大家的貢獻有口皆碑。他們編輯論文手冊，希望兩岸以河洛文化血濃於水，早日促成和平統一的心情，令人敬佩。在會後還特別專程考查漳州雲宵陳平光開漳聖王的遺蹟，據統計台灣目前的開漳聖王廟就多達百座以上，台灣居民有80%為閩南人，在台灣的李登輝、陳水扁、呂秀蓮、蔡英文、陳菊、蘇貞昌、游錫堃、謝長廷等綠營頭頭，除李登輝是汀州永定人外，其餘祖籍都是閩南漳州人，如陳水扁詔安、呂秀蓮南靖、蔡英文平和、陳菊雲宵、蘇貞昌海澄、游錫堃漳浦、謝長廷東山，謝還曾返鄉祭祖，淚流滿面，何忍數典忘祖。其次是客家人，也是來自中原河洛地帶，因此都自稱「河洛郎」的。而目前的族群分裂是台灣民主之憂，「煮豆燃豆其，相煎何太急」，但願大家都能「化地域觀念為國家觀念，變鄉土意識為民族意識」，使中華民族不再失去民族自信心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。

二、時代在變，環境在變

從上述觀感中，令我覺得變是不變的真理，整個世界都在求新求變，當此人類進入廿一世紀的今天，深覺當代世界文化，不僅是要如詩云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」的變，而且是要鼎故革新脫尾求生的變，才能創造希望。

我是湖北人，位於河洛之南，也是一個中華民族的河洛人，因為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，也是中華文化之根。作為一個現代亞洲的河洛人，也是一個炎黃子孫的後裔，也就是一個中華文化的繼承人，面對現實，憶往思將：一方面為中華文化對人類的貢獻，感到驕傲，一方面也為中華民族曾受到西方文化的壓迫，而曾失去民族自信心，感到悲憤。另一方面也為二戰後國共分裂的政治海嘯，使八千萬同胞死於非命而哀傷。但在六十年後，看到台海兩岸中國人的奮鬥，台灣為復興中華文化和建立民主憲政的表現，大陸上為建立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和復興民族的「中國夢」，終於找回民族自信心，讓西方人士認識到中國是一個永遠能同化侵略者和征服者，也是世界上唯一未曾文化中斷的文明古國。並看到西方科技文化不如東方人本文化的缺失，如英國史學家湯恩比等都會說：「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，廿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，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」。又在最近從新聞上看到，習近平主席訪問歐洲在演講中說：『拿破崙曾說：「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，當這頭睡獅醒來時，世界都會發抖』。習近平又說「現在這頭睡獅已睡醒了，但這是一隻和平、可親、文明的獅子」。又說：「中國自一九一一年，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，推翻滿清，對中國前途有偉大貢獻。到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先生實施改革開放，推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，我們正依照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、獨特的歷史使命、獨特的國情，走出有中國特色的道路」。我們從其一再解說，其對復興民族的「中國夢」看，可以理解習主席是一位為「國家富強、民族振興、人民幸福」的國家主義、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好領導。他也說



「沒有文化的弘揚和繁榮，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」。說明習主席對中華文化的認知，並註解「中國是和平、可親、文明的獅子」。為了符合時代精神，我更希望這頭中國醒獅，更是一頭有中國特色的自由民主的獅子。能如此則必能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，以中華文化實現中國夢，更以中華文化建立有「禮運大同」特色的「大同世界」。以因應時代和環境之變。

三、文化的定義與河洛文化

在前述中，我們曾一再提到「文化」一詞，現在我們要來討論文化的定義及其功能。所謂「文化」使用很廣，中西學界就有一百多種的定義，一般認為「文化」即生活，是人生的指針，也是民族的命脈。「文化」在中國是源遠流長，但卻無「文化」一詞，祇是以「文治教化」代表其意義，其最早見諸文字的，是三千年前之周易賁卦所說「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」。現在一般人所講的文化，多是根據英文 Culture 譯成，而英文 Culture 則是由希臘文 COLERE 轉化而來，含有耕種、居住及祭祀之義。英國文學家 Edward Tyeor 於一八七一年，提到文化的定義為「包括知識、信仰、藝術、法律、道德、風俗、習慣，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，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慣的複雜整體」，我國學者洪長春，則認為「文化是大家認同的價值，是心態觀點，信念態度，藝術情操和宗教意識等」。在辭海字典裡，則解釋為「人類社會由野蠻到文明，由努力所得的，表現於各方面者，如科學、藝術、宗教，道德、法律、風俗、習慣等，其綜合體則謂之文化」。

我國教育家劉真，認為「文化是一個概念性的抽象名詞，也是一個很難界說的名詞。簡單的說，文化就是生活」。史學家錢穆曾說：「文化是從人類生活開始，人類是在文化中生活，文化與生活是一體的兩面。人類今天的生活，是由昨天的文化而來，明天的文化，更是始自今天的生活」，這又說明，人是生活在文化中，文化好壞，關係民族命脈。蔣公中正很是重視中華文化，他在台灣親任中華文化復興會的主委，他曾說：「民族文化之盛衰，乃為國家存亡之所繫，

如其優良文化之喪失，則其國雖存猶亡，反之如能保存發揚，則其國雖衰必盛，雖弱必強」。又說「一個國家的建立，民族的復興，一定要有全國一致的共同文化」。中華文化是發源於儒、釋、道文化，主張以人為本，以德治國的王道文化，也就是始自中原的河洛文化。

所謂河洛文化，也就是中華民族發源於中原的黃河、洛水平原，簡稱河、洛文化，實則也就是中原文化或中華文化，係字異義同之稱。

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，台灣居民來自粵、閩，都是沿自中原河洛，因西晉末年永嘉之亂、唐代中期安史之亂、宋金時期靖康之亂，而相繼避亂來台。因此他們都自稱為「河洛人」，說的是「河洛話」。譬如至今台灣人叫烹具鍋子為「鼎鑊」。與中原發音都是一樣。但主張「台獨」者，卻說「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，台灣人不是中國人」。我不相信這都是日本皇民化教育的結果。我早期來台，曾遇到年輕人說他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，我要他們回去看其祖宗牌位和其祖墳墓碑後，他才又告許我說：「我真的是中國人」！但是當前台灣族群的對立現象，很是使我覺得，這是對河洛文化的不敬。

四、中西文化的反省與再造

宇宙的秘密是生與滅，人生的秘密是愛與恨。地球的居民因種族地域，生活方式，語言文字，思想信仰等的不同，而有不同的生滅與愛恨的文化，概可分為東方與西方。東方是以中國為代表，西方是以歐洲為代表。東西文化的特色是東方文化重人倫道德，西方文化重法治科學，也就是東方重人性，而有倫理、王道與中庸之教，以及人禽、義仁、夷夏之辨。重人者是以人為出發點，是以人用物，是天人合一的王道文化。西方重物是以人役物，主張征服自然，物競天擇，形成重物輕人、重財輕德的霸道文化，是今日人類生存危機的亂源。

因為當世界在王道與霸道對立後，就產生侵略與毀滅的行為，導致對抗。例如西方於十五世紀時航運發達，紛向東方尋找殖民地，而興起資本主義，十八世紀因發明蒸汽機，

帶來工業革命，形成資本帝國主義，紛紛向外侵略。東方的中國首當其衝，東方的王道思想敵不過西方的科技霸道，帶來一八四〇的鴉片戰爭，一九〇〇的八國聯軍，一八九四的甲午戰爭，一九三七的「七七抗戰」以及一九四九之「國共海嘯」，使王道文化的中國，從失去民族自信心，直到建立以三民主義救中國，孫中山先生強調「對中華文化要從根救起，對西方科技要迎頭趕上」，對「五四運動」，不反對民主、科學，但認為沒有倫理是不行的，這從鄧小平先生主張改革開放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，要為馬克思穿上孔子外衣看，就是主張復興民族的「中國夢」，絕對不能放棄中華以人為本的王道文化。如此以來，所以有人認為國共衝突是一場誤會，因為實行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，雖然方法不同，但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社會主義，且「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，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」。試想若非為政權之爭，實難對八千萬死難同胞的犧牲價值，作任何合理的解說。

再說西方的法治，也不是叫人滿意的政治。早在希臘時代的柏拉圖，就說「民主不是好制度」。所以「民主制度，人人平等是騙人的，那是有才幹的野心家竄起，沒有人擋得住，最後使民主變成獨裁」。事實的確如此，如一七八九年法國的拿破崙、一九二四年義大利的墨索里尼、一九三二年的德國的希特勒等，都是由民主變獨裁，危害到人類的生存發展」。

對於當今世界問題，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曾指出，計有「種族仇視、宗教對抗、貧富不均、能源掠奪、環保惡劣、貿易壟斷、金融操控、勞資對立、強權欺壓，東西稱霸」。這些雖是資本主義的帝國行為，但基本上無不是民主法治的問題。更具體的說，今日的民主，造成「政黨對立互鬥、利益團體操縱、媒體兩極偏見、中產階級冷漠」。這些現象，連今日台灣都具備了。尤其林中斌教授更以「民主病了」為題，直指全世界的民主，是「多數欺負少數、競選諾言多是空頭承諾、官商暗自勾結、群眾短視、制度變僵持、政權變家族等」。所以英國邱吉爾說：「民主不是好東西」。祇有英國杜蘭教授說「民主可長治久安」也是事實。

從以上說明，這些現象，與其說是民主病了，不如說是西方文化病了，但我們應該欣慰，西方有識之士，早已提示，且有開出處方，除了柏拉圖早就說明「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」，應是斯賓格勒早在百年前就著述「西方的沒落」，指出西方文化經歷了春夏秋三季，將近入衰敗的冬季。近代如美國已故學者杭亭頓教授在其所著「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重建」一書中說：「四百年來西方文明的根本核心就是盲目而自我為中心，挾著濃厚的佔有慾，向前奔馳和發洩。而中國文明的「傳統世界觀與人性論」，將獲得各方面的認同而獲勝。所以未來世界的重建，若不是中西兩大文明思想在高峰會合，融和調適，就是西方文明將萎縮，沒有其他的選擇」。在同書中說「文明衝突是人類戰爭的隱憂，最明顯的就是基督教文明，回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衝突，也就是美國在回教世界的戰爭，如果回教文明與儒家文明結合，將是基督文明的災難，其解決之道，就是互相包容，共存共容」。杭氏的見解，是中華文化的見解，也是深獲我心的見解。

五、中國世紀的來臨

當我們在此反省中西文化，覺得中西文化對世人都有非凡的貢獻，但也卻面臨求新求變的迫切需要，大家認為西方的「對抗民主」與「選錢民主」，已為世界帶來災難，所幸東方的人本文化，已是人類生存的不二選擇。例如前述英國史學家湯恩比說：「十九世紀為英國世紀，廿世紀為美國世紀，廿一世紀必以中華文化為主流，其中包括儒釋道三家文化，而成為中國世紀」。再如英國前駐香港總督葛亮宏對中國的瞭解很深，曾見證指出：「中國文化最為高深，千古以來，世界上古老文化能綿延不絕，至今仍然光芒萬丈，屹立不搖者，只有中國文化。中國人非常優秀，不但可以身無分文，到全世界各地成家立業，而且能和世界任何種族和平相處。尤其是中國人口眾多，佔世界第一，超越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，全世界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是中國人。從以上三者看，二十一世紀必然是中國人的世紀無疑」。還有一九八八年一月，有七十五位的諾貝爾獲獎人，在巴黎舉行國際大會，在宣言中說：「面對廿一世紀，人類要生存下去，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之前，去汲取孔子的智慧」。新加

坡前總理李光耀亦有說法，認為「中國崛起，應以文化復興為本，而不是軍事擴張」。台灣中華文化總會的劉兆玄博士，曾以「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台灣最關鍵」為題，在香港發表演說時表示，「中共崛起是不爭的事實，但能否成為十九世紀的英國，二十世紀的美國，尚須從中華傳統文化中尋求精髓，並與二十一世紀的新潮文化接軌及融合經驗，為全世界提出「普世價值」最為關鍵。總之這些見解，都是認定中華文化是統一中國的上策，也是「中國世紀」、「世界大同」的保證。

六、從中國世紀到大同世界的展望

當此西方文化出現危機，而對「中國世紀」寄予期待之時，兩岸當局自不應妄自菲薄，而應在已有的基礎上加強全民中華文化教育及生活實踐。在大陸上雖有文革之不幸，但自鄧小平先生主張建設有「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」，習近平主席的「中國夢」，就是以鄧氏之中國特色為建國之路，大陸學校也曾向台灣取經，要借重中華文化基本教材，向學生施教，這應該就是我所提倡「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」的先聲。

至於何謂中華文化，我有兩文一書，曾有論及，兩文是「中華世紀與王道文化對我振興民族之啟示」，另為「戰亂人生啟示錄」，一書為「尋夢人生」三者之重點。一為強調孔孟思想以人為本、以德為治之中道精神。二為闡述中華文化所本的五經（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春秋）四書（大學、中庸、論語、孟子）之要旨。並說明其不朽之處，在於「孔孟學說，能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小叩小鳴，大叩大鳴。中國有幸，列祖列宗，留下論語、孟子、大學、中庸四部寶典；經邦治國之治德要道在此，修身齊家之細微末節亦在此。達則半部論語可兼善天下，不達則遁世無聞，亦可以獨善其身」（文見文化衛士陳立夫語錄）。三是引申書經大禹謨說：「人心惟危、道心惟微、惟精惟一、允執厥中」，意思是說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，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。由於人性有善有惡，「人中有獸性，獸中有人心」，故而「戰爭不會停止，政治缺乏包容，人性有善有惡，現實不如理想」。惟有修齊治平才能「中道」。我的「尋夢人生」一書，是彙

集來台六十餘年之憂患悲喜之結論，覺得「人生有夢、希望最美」，至願在河洛文化下的中華民族，能以「中華文化統一中國」，走向「中國世紀」，止於有中國禮運大同特色之「大同世界」，才有地球和諧、人類幸福的明天。

國人對中華文化之推崇到處可見，但對中國世紀與世界世紀之論述，尚不多見。最近有兩本著述，很可一讀。其一是葛建業先生編著之「未來世界新典範（兼論孔子的三大智慧）」。所謂孔子的三大智慧，就是：「中的智慧」、「協商民主」及「公與義世界秩序」。葛氏認為「中」是中國文化之根，亦為立國之道，「中道」為中國濟世利民之「大道」，對於世界和平及道德重整很有助益。葛氏的「協商民主」，意在補西方民主之不足，有「多元互補，和而不同」，亦論語所說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」，希對多元意見，能理性辯論，足以說服與諒解。葛氏所謂公與義的世界秩序，是用中國的「大同理想」找回世界的「公與義」孔子心中的「大同社會」，如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。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，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，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」。我常想這種天下為公，世界大同和大學中的三綱（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）八目（格、致、誠、正、修、齊、治、平），五達道（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），三達德（知、仁、勇），中庸之「中」與「誠」，論語之「正己正人」，孟子之「道、法」論述。對人本道德之論述，何其完美，難怪西方學者，如此崇敬。這也就是國父中山先生所示，「以建民國、以進大同」的中心思想。

另一著述，是我中華早餐會的一位會友，也是中國社會黨主席周杰之教授所著「論世界之去從」，他認為「和諧地球村之建立，是世界永久和平的保證，新的兩大（中、美）壁壘，應代對立為合作，共同為人類幸福而奮鬥」。他的「和諧地球村」計劃，是在地球上組成一個「強助弱、富濟貧」的「大村莊」鄰國，成立權能機構，通過憲法，依選舉建立行政組織，一如現在的民主制度。但在我看來，如果現代的民主之病不能去除，則新的地球村，能否和諧，似仍值得三思。

國人中尚有盧博文先生著有「中華文化與世界和平」、「大戰略與世界和平革命」等著述，在文中對世界集體安全提出具體辦法，亦特別強調中華王道文化是邁向世界和平的唯一大道，「禮運大同篇」，是邁向世界和平，挽救人類危機的唯一大道，很值得參考。

還有一位名叫麥克魯漢（Herbert Marchall McLuhom 1911-1980）博士，他在一九六〇年創造「地球村」（Global village），「媒體即訊息」等概念，成為世界人人知悉的名言，也是「自牛頓、達爾文、弗洛依德、愛因思坦和巴甫洛夫以來最重要的思想家與「媒體先知」。「地球村」一詞，原指電子媒介科技對世界的影響，現則轉換成全球化趨勢下，產生「人類一家」的共同體概念；個人不再是民族國家的國民，而是超越提昇而成為「世界公民」。

我覺得麥氏「地球村」「人類一家」的理念，相較於孔子的「大同社會」，是將「中華民族」提升到「世界民族」，將「中國世紀」提升到「世界世紀」，將「中華文化」提升到中西文化合一的世界文化，並視「政權」為歷史名詞，而共享文化的和諧，文明的幸福，該是何等欣慰的人生！

七、結 語

我很欣慰，我以年逾九十不服老的心情，以內心真話，完成這篇「河洛文化的維新使命」，願我河洛同胞，團結和諧，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，以中華文化實現「中國世紀」，以中西文化創建「世界世紀」，共享「大同世界」地球村的人本幸福。

我生於失去民族自信的憂患年代，親歷北伐、抗戰、內戰、復興。我為抗戰曾參加「一寸山河一寸血、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知識青年軍。我為擁抱中華文化，曾宣示「要一次革命，兩面作戰」，以中華文化拯救中華民族。我在台灣六十餘年，是以血汗和淚水徘徊在「希望與失望、重生與毀滅、成功與失敗」之中。我的最大願望是兩岸無內戰，台灣無內爭，世界有和平，要「以中華文化統一中國，廿一世紀為中國世紀，再化中華文化為世界文化，建立有中國禮運大同特色的地球村，故請河洛同胞勿忘河洛使命，要對世界世紀作出偉大的貢獻！

30

在此容我再說一句對河洛文化會的期待，我覺得河洛會的企圖心是可敬的，但從論文觀點看，也有保守心理，但從編寫「河洛文化研究十年」的陳義初（河南政協副主席，教授等職）先生的講話態度看，則充滿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」的創新理念，因此希望河洛會對「大同世紀」能有更多維新思考，讓人類共用「禮運大同」的永久幸福！

寫於民國一〇三（二〇一四）年十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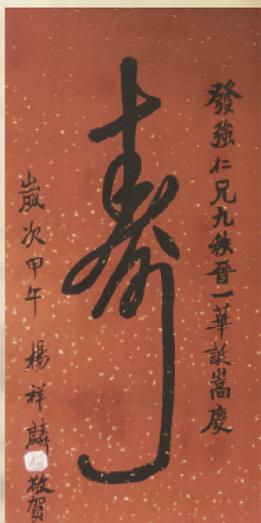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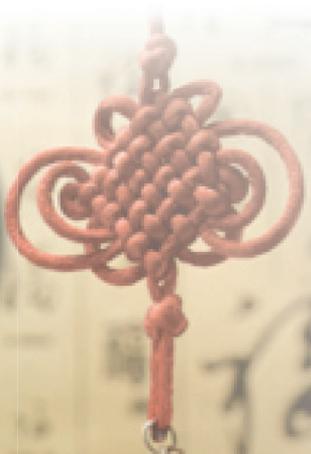
編輯小語：李發強先生曾任棗陽文獻總編輯三十年，他的文章深刻有物，有目共睹，本期兩篇一如以往令人深思。又今年正逢李鄉親九十大壽，在此恭賀。

敬賀
發強兄九秩高壽
浩德慶享高山壽
豐功承天賜遐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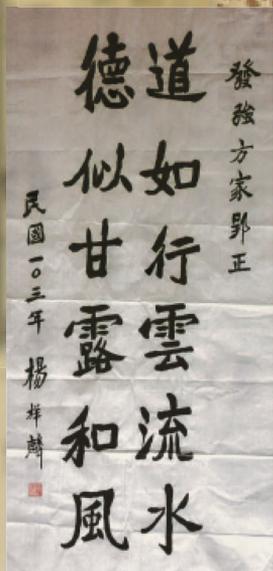
又新（李銘）於加拿大
孟嘗養老院二零一四年十一月



謝又新 賀詞



楊祥麟先生 賜贈



楊祥麟先生 賜贈



潘方明先生 賜贈